



轻
经
典

卡
门

〔法〕梅里美 著

卡门

[法] 梅里美 著 李玉民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卡门 / (法) 梅里美 (Merimee, P.) 著 ; 李玉民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2.5

ISBN 978-7-5057-2996-4

I. ①卡… II. ①梅…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1887号

轻经典

书名	卡门
著者	(法) 梅里美
译者	李玉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 × 1194毫米 32开 12.875印张 297千字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996-4
定价	34.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回归悦读，回归经典



轻经典

出版宣言

与经典同行

当今，各种快餐，无论是物质的抑或文化的，充斥着市场，有健康的亦有非健康的。图书自然也不例外。曾几何时，文学是何等神圣的殿堂，能读到这座殿堂里一部经典名著又是何等崇高的精神享受，或曰：奢求！然而，我们在欢呼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带给我们极其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忽略了传世的经典作品给予人们的精神力量和心灵滋养，甚至把经典作品“修理”得面目全非，使真正想要读好书的广大读者面对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经典作品”良莠难辨，无从选择。因此，我们本着对读者负责，对我们出版人自己负责的态度，经过认真的甄别筛选，向读者庄重推荐这套《轻经典——中外名著悦读丛书》（按我们目前初步设想，这套丛书将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门类的经典作品）。所谓轻经典，绝非指经典本身之轻，而是指阅读经典的一种新姿态，即抛却外物的纷扰与喧嚣，摒除内心的烦乱与驳杂，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态，亲近经典，走进经典，跟经典对话，与经典同行，一路领略经典的别样风景，感受经典的精彩世界，聆听经典的真情告白，使自己的人生有所感悟，让疲惫躁动的心安静下来，在这经典的港湾

里歇息一下，补给一下。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轻经典——中外名著悦读丛书》的缘起。

我们所遵循的编选原则是：

1. 不求大规模，不求全覆盖，凡列入轻经典的每一部书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且篇幅适中。

2. 译者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译文都经过了市场和时间的大浪淘沙和反复检验，其品质是可信赖的。

3. 译者对译文作了认真修订与润色，对著名的西方典故、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等增补了必要的注释，使文本更臻完美。

4. 序言不拘一格，无论是学术性的译序，抑或散文式的导读，还是交流式的阅读感悟，都可看出译者的至情至真和可贵的责任心。

5. 这套轻经典为精装本，我们力求做到装帧清新雅致，使经典作品真正从内到外名副其实，不仅让读者感受到经典的内在美，同时也给读者以视觉美感，提升其珍贵的悦读与收藏价值。

在我们过去的潜意识里，经典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厚重的、深刻的、严肃的；我们一般看待经典作品是仰视的、庄重的、虔诚的。这的确没错，但我们换一种态度，换一个视角，来重新面对、阅读、品味、感受这些经典，相信不变的经典于我们也是亲近的、温馨的、大众可以阅读的，经典的魅力与辉光绝不会因我们的阅读方式与阅读心态的改变而减损丝毫。所以这是一套献给大众的轻经典，不管你来自哪个阶层，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只要你喜欢读书，这套轻经典就属于你。比如大作家高尔基，他在社会最底层时，就开始读巴尔扎克、司各特、大仲马、普希金等名人名著，后来他写出了许多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品，并因此跻身经典作家的行列，流芳百世，令人敬仰。诚然，读书是一种人生趣味与精神需求，它一般可能标示出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与这套轻经典结

缘，你的人生也许从此而改变，而精彩，而超越。

在当今躁动的、物欲的社会环境下，当你读着手中的这本书时，那种烦乱浮躁、茫然惶恐的感觉或许会减轻不少。一部好书、一部经典，会让你的心绪自然而然地宁静下来，这就是书籍的力量，这就是经典的力量！所以我们深信：书籍不仅是知识的源泉，也是安全的港湾和幸福的源泉。相信这时的你也一定会感觉到阅读经典原来可以获得这样的轻松与愉悦、静谧与欣然。

把读书当成希望就能读出信念，把读书当成享受就能读出快乐，把读书作为一种思考就能产生智慧，读书超越名利和得失就能读出自由与博大、仁爱与宽容、宁静与恬淡。让我们一起阅读经典吧，让我们曾经游离的思想、漂泊的精神和没有依托的心灵回归家园——回归阅读、回归经典，让思想升华，让道德高尚，让精神纯净，让心灵温馨，让社会和谐。

我们知道，我们的水平是有限的。我们不敢妄言这套轻经典是最好的。但，我们自信这套轻经典是更好的。最后，我们真诚地对读者说：做到最好的，是我们出版人不懈的追求；奉献更好的，是我们出版人当下的责任。

让我们与经典携手，一起同行吧！无论你身处都市，抑或远行荒岛，有这套轻经典相随相伴，烦忧定将不再，孤寂定将遁形，你的生活从此多姿而亮丽，智慧而快乐！

刘引梅

2011年9月

译者序

边缘的神话

梅里美（1803—1870）的小说非常好看，从一个半世纪前流行至今，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它吸引读者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借用流行字眼儿，富有“刺激性”。

梅里美、雨果和巴尔扎克都是同时代人，当时在文坛上也是齐名的。从作品的数量和深度来看，如果把雨果、巴尔扎克的著作比作“大型超市”的话，那么，梅里美的小说就是“精品小屋”了。

梅里美仅以《卡门》、《高龙芭》、《伊勒的维纳斯》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就跻身大家的行列，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仅就《卡门》而言，1847年一发表，便成为经典之作，而经比才作曲的歌剧《卡门》，又成为西方歌剧经典中的经典，经久不衰，与小说并举双赢。

梅里美的小说篇幅不长，数量不多，而且在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远远比不上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的作品，但却能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成为“梅里美现象”，这就值得仔细探究了。

我看梅里美小说所产生的印象，大抵可以借用《卡门》中这样

一段话来描述：

“敲响晚祷钟的几分钟前，一大群妇女欢聚在高高的河堤脚下，没有一个男人敢混迹其中。晚祷钟声一敲响，即表明天黑了，等到钟敲最后一响，所有女人便脱光衣裙，进入水中。于是欢叫声、嬉笑声响成一片，真是沸反盈天。男人都站在堤岸上面，眼珠瞪得要冒出去，观赏那些浴女，但是却看不真切。然而，暗蓝色的河面上朦胧浮现的白色身影，足能勾引起有诗意的头脑浮想联翩，其实略微想象一下，也不难把那看成狄安娜和仙女们在沐浴……”

这种印象，既不像看雨果《悲惨世界》的一幕幕悲剧那样真切，也不像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一场场表演那样清晰，而是朦朦胧胧、雾里看花，望见那白影憧憧的浴女，恍若狩猎女神和仙女们在沐浴。换言之，就仿佛在异常的时间、异常的地点，看到异乎寻常的情景，如同神话一般。

如同神话，又不是神话，至少不是神界的神话，而是发生在人间的神话，但又不是发生在人间的正常生活中，而是发生在人世的边缘。

读几篇梅里美的小说就不难发现，他本人虽然生活在主流社会中，却让他的小说人物远离巴黎等大都市，远离人群密集的场所。他这些故事的背景，虽不能说与世隔绝，但大多也是化外之地、梦想之乡，是社会力量几乎辐射不到的边缘地区。

例如《查理十一世的幻视》的怪诞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瑞典，时空都很遥远。《勇夺棱堡》的战役则远在俄罗斯，其余的故事也都是在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在浩瀚的大海上展开的。至于马铁奥大义杀子，高龙芭设计复仇，全是科西嘉人所作所为。须知在当时，科西嘉岛刚从意大利并入法国版图不久，全岛自成一统，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习俗，总之，有一种独特的科西嘉精神，是法兰西文明的化外之地，就连法国本土人，在岛上也归入四等公民的外

国人之列。岛上大部分被荒野、丛林、高山、峻岭覆盖着，还受着原始的强力的控制。

原始的强力，这正是梅里美所偏爱发掘并描绘的。他在《伊勒的维纳斯》中写道：“强力，哪怕体现在邪恶的欲望中，也总能引起我们的惊叹和不由自主的欣赏。”不过，性格的原始动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已经异化了，只有到社会的边缘、时间的边缘去寻觅了。

因此，梅里美塑造了马铁奥·法尔科恩这样一个铁汉，一个传奇式人物。他住在强盗出没的丛林边缘，浑身涌动着江湖义气，什么问题都以刀枪解决，是一个受绿林好汉敬重、军警也不敢招惹的豪杰。可是，偏偏他的独苗儿，他寄予极大希望的十岁的儿子，为贪图一块银表，出卖了被军警追捕而受了伤的一名强盗。马铁奥得知实情，不由分说，亲手处决了年幼的儿子。

支配这种大义灭亲之举的原始冲动，不仅任何社会力量和秩序都限制不住，就连亲情也无法遏制，这是不能以现代人的目光来判断的事情，既新奇，又神奇，对现代社会中过着平庸生活的人们，恰恰极富刺激性。

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谈到，梅里美十分厌恶一些作家为愉悦公众，剖析在自己身上泛滥的半真半假的感情，“毫无节制地满足庸俗群众的低俗趣味和好奇心理”；梅里美则有意向流行的趣味挑战，选取同现代文明社会尽可能没有联系的题材。

梅里美不愿意像巴尔扎克那样，描述大家都熟识的周围的生活现象，而是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边缘去寻找稀有事物，寻找具有振聋发聩的冲击力、能让多愁善感的市民热血沸腾的奇人奇事。他正是沿着这种取向，舍规弃矩，自成方圆，又塑造出高龙芭、卡门这两个神话般的女性形象。

如果说像马铁奥这样的汉子，受原始动力的驱使，做出惊天动地之举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两个美得出奇的女子：一个科西嘉姑

娘、一个吉卜赛女郎，也做出了石破天惊的事情，就不能不叫人叹为观止了。

高龙芭是个村野姑娘，但是用小说结尾时一个农妇的话来说：“你瞧那位小姐，长得多美，可是不一般！我敢肯定，她长了一对毒眼。”所谓毒眼，即目光能令人着魔。高龙芭的这双毒眼，正是她那颗复仇女神的心灵的窗口。她这一生，仿佛只有一个目的：为父报仇，除掉仇家。为此，她千方百计迫使她哥哥奥尔索——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退役军官就范，终于假奥尔索之手，打死了仇家的两个儿子。最后，那个仇家——一个当村长的老律师，因承受不了打击而疯了，她还是不放过，要亲自去看看他经受痛苦折磨的悲惨相。

在高龙芭看来，社会、法律、文明、道德，既然不能为她报仇，就全都毫无意义。

她一生只干一件事，干一件大事：杀父之仇一报，今后是生是死就无所谓了。

这种性格的原始动力，比生命还重要，谁敢碰一碰就要倒霉，甚至可能同归于尽。

与高龙芭的野性美不同，卡门的美带有一种邪性。她笑的时候，谁见了都会神魂颠倒，美色和她的巫术、狡诈一样，都是她的武器。她靠美色将唐何塞拉下水，成为强盗和杀人犯。唐何塞骂她是“妖精”，她也说自己是“魔鬼”，“越是不让我干什么事儿，我就越急着干了”。她不再爱唐何塞时，唐何塞怎么哀求，甚至拔出刀来相威胁，也都无济于事。卡门绝不求饶，连讲句假话应付也不愿意，她中了两刀，“一声未吭就倒下去”。卡门我行我素，不择手段，蔑视和反抗来自社会和他人的任何束缚——如能少坐一天牢，他们宁可放火烧掉一座城市。哪怕拼了性命，她也要维护个性的自由，保持吉卜赛人的本色。

梅里美笔下的人物形象，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远非典型人物，

为什么在文学史中还占有鲜明的地位呢？说起来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仅仅指出他们具有的突出的共同点，即都率性而为，一意孤行。非洲酋长塔曼戈将同胞卖给黑奴贩子勒杜船长，在醉酒中甚至把妻子送给人家，酒醒后追上贩奴船反而身陷魔窟。于是，原始的暴力与文明的暴力，在海上展开了殊死搏斗。再如唐璜，他不是单纯的生活放荡，而是以其放荡向整个社会挑战，向宗教挑战，还直接向上帝挑战。他们受原始动力的支配，表现出来的狂热激情，具有毁坏的力量，往往轻易地毁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所爱与希望（杀子杀妻），甚至轻易地毁掉自身（唐何塞、卡门、塔曼戈），连生命也视同儿戏。他们极其自然的举动，在世人看来就是惊世骇俗的行为了。

因而，梅里美的这些故事，大多充满血淋淋的场面，冷酷无情的毁灭，不知惨死了多少人。不过，梅里美并没有把悲剧题材写成悲剧，至少没有写成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悲剧的命运，都是由社会、宗教（或其他信仰）、自然力造成的。悲剧人物的悲壮之美，正是体现在他们同其中一种力量不屈不挠的抗争中。如《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由贫困和社会的法律而造成不幸，他在苦役犯监狱度过前半生，出狱后化名才得以回归社会，还受尽追捕之苦，备受屈辱和误解，但仍然不懈地为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成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标准像，完美地完成了命运赋予的使命。

然而，梅里美笔下这些人物，根本不肩负任何使命，与世人所诠释的命运无涉，他们处于人世的边缘，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处于现实和神话的边缘，现代文明和原始野蛮的边缘，犹如荒原的野草、丛林的杂木，随生随灭。他们生也好，死也好，无所谓悲剧不悲剧，无所谓意义不意义，不能以常人常理去判断。他们有的只是生命的冲腾与勃发，以及生命所不断呈现的炫目光彩，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神话。每个人物都是唯一的，并没有社会代表性。卡门就是

卡门，高龙芭就是高龙芭，马铁奥就是马铁奥，就连伊勒的维纳斯，也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或者克隆。《伊勒的维纳斯》中的叙述者，要临摹这尊雕像的头部，怎么也把握不准那神态，这不令人深思吗？

神话人物都是生命的原始动力的产物，梅里美小说人物洋溢着原始的动力，他们的故事也就成了现代神话，即边缘人的神话。

梅里美叙事手法高超，善于营造一种似真似幻、若无还有的神秘气氛，故事往往自始至终扑朔迷离，往往只有谜而没有谜底。在《伊勒的维纳斯》中，新婚之夜的惨剧，读者即使看了新娘的证词，仍难断定新郎就是被维纳斯雕像勒死的。至于《阴错阳差》，朱莉的悲剧虽然同神话搭不上边，而且唯有这个中篇故事发生在巴黎社交界，但是毋庸置疑，人总有一种可悲的，甚至是可笑而愚蠢的倾向：往往在误会的沙滩上，建起自己感情的神话殿堂。

走进梅里美神奇的小说世界，应当怀着欣赏时装表演的心情，或者怀着参观博物馆的心态，来阅读他这些神话般的故事。走在博物馆里，就不会担心美神的雕像忽然走下基座来掐人脖子。同样，我们也不会想象马铁奥忽然离开化外之境的科岛，跑到巴黎的街头，在埃菲尔铁塔下枪杀他的儿子。称马铁奥为好汉、硬汉、铁汉都可以，但是不要把他的行为（其他人物的行为亦然）同社会意义联系起来，说什么“大义灭亲”，或者“舍子取义”，他很可能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和生存状态。

这里还要讲两句有关译名的问题。译名不同，由来已久，不同的译者各有偏好，尤其还有译自英语的名称来捣乱，往往把读者搞晕了。

《嘉尔曼》这个名字就不错，从法文音译过来，但是恐怕很多读者都不知道它就是《卡门》。“卡门”之名来自歌剧，译者大概不是学法语的，这个名字用在一个美丽的吉卜赛女郎身上，尽管并不

怎么雅观，但是流传既广，为读者计，这个译本只好舍高就低，沿用“卡门”了。至于《高龙芭》还是《科隆芭》，《马铁奥·法尔科恩》还是《马特奥·法尔戈内》，都近似音译，则并不以词言义。至于《阴错阳差》，又译《错中错》、《双重误会》，也都取义相近。这里简略交代一下本书的篇名与别名，以免译者和读者发生双重误会。

李玉民

目录

译者序 /1

查理十一世的幻视 /1

勇夺棱堡 /8

菲德里哥 /13

塔曼戈 /24

马铁奥·法尔科恩 /43

卡门 /55

阴错阳差 /112

伊勒的维纳斯 /174

高龙芭 /204

炼狱中的灵魂 /336

查理十一世^①的幻视

霍拉旭，天地间有多少事情，
都不在你们哲学的梦想中。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②

幻视幻觉和鬼魂的出现，一般人不以为然。不过，这类现象有一些得到充分证明，再不相信，那就势必全盘鄙弃所有的历史见证了。

这里有一份正式笔录，由四位诚信可靠的见证人签署，这就保证了我下面讲述的事件的真实性。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份笔录中所记载的预言，早就为人所知并引用，又被如今^③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

声名显赫的查理十二世之父，查理十一世是瑞典最专断、也最贤明的一位君主。他限制了贵族过分的特权，废除了元老院的权力，还一手制定并颁布法律。总之，他将在他之前寡头当权的国家体制改了，强迫各个等级都赋予他绝对的权威。不过平心而论，他是个开明的人，勇气十足，笃信路德宗派^④，性格刚强，一副冷面，非常

① 查理十一世（1655—1697），瑞典国王，1672年即位。

② 原文为英文，引自《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

③ 指1792年。

④ 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抗罗宗（抗罗马教廷），即新教的创始人。他主张信仰和教义一致，《圣经》至上，教会应摆脱罗马教廷的管辖。路德的著作对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极大影响，而路德宗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地位十分稳固，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有很大势力。

务实，完全缺乏想象力。

他妻子乌尔里克·艾雷奥诺尔刚刚去世。尽管有人说，是他冷酷无情的态度促使王后早断香魂，但他实际上很敬重妻子，并因不幸丧妻而十分悲痛，心肠如此冷酷的人会这样哀伤，这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件丧事之后，他变得更加忧郁，更加沉默寡言了，全力投入工作，处理国事，显然是要强行排遣心中的极痛深悲。

一个秋天的夜晚，在斯德哥尔摩王宫的书房里，查理十一世穿着睡袍和拖鞋^①坐在燃得正旺的炉火前，由他宠信的内侍大臣皮埃尔·布拉厄伯爵^②和医生博姆加坦陪伴。顺便交代一句：这位医生自命不凡，他主张人除了医学，可以怀疑一切。那天晚上，国王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有点儿不适，便传来医生问问。

夜已深了，可是国王却一反平日的习惯，始终不道一声晚安，以便让他们意识到该是告退的时候了。他垂着头，眼睛凝视着尚未燃尽的劈柴，深深地保持沉默，既烦他的伴臣，又不知为什么，害怕独自一人形影相吊。布拉厄伯爵明明白白地看出，他在这里不太受欢迎，便几次表示担心，别耽误陛下歇息，可是，国王一个手势，就让他老实待着了。医生也谈到熬夜有损健康，然而，查理却咕哝一句回答他：

“别走，我还不想睡觉。”

于是，他们又变换了好几个话题，结果每个话题刚说两三句话，就无以为继了。

显而易见，陛下的心情非常恶劣，臣子碰到这种情况，就只有小心侍候的分儿了。布拉厄伯爵则揣度，国王的悲伤必是丧偶之憾所致，他对着挂在书房里的王后画像观赏了一会儿，就长叹一口气，高声说道：

① 国王躺下之后又起床，故穿睡袍和拖鞋。

② 皮埃尔·布拉厄伯爵，元老院议员，曾任宫廷总管。他与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布拉厄同属一个家族（丹麦系与瑞典系）。